

說
庫

第二十一冊

行營
齊東
野語
雜錄

說

車

第千一

行

大

野

林

行營雜錄

宋 趙 葵 著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為三軍推戴。時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搜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扃。鎗俄大搜索。僧給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鎗。見蛛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太祖潛耀日。常與一道士游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無。每劇飲爛醉。且善歌。能引其喉於杳冥之間。作清微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太祖聞之。曰金喉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醒詰之。則曰夢醉豈足憑耶。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徧訪之。或見於轅轅道中。或嵩洛間。後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已被禊。駕幸西沼。道士忽醉坐水次木陰下。笑揖上曰。別來安善。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曰。久欲見汝。決一事。我壽還得幾多在。道士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居後苑。苑吏或見宿於木末鳥巢中。數日忽不見。上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

陰靈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出。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漏三鼓。雪已數寸。上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周廬寂無所聞。帝已崩矣。湘山錄

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簾外雨潺潺。春意將闌。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意思悽惋。不久下世。金王詩註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於後殿。上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一處間玩。今日可矣。遂引羣公及內侍數人入一小殿。多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上既入。乃復招羣公從行。初覺甚暗。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峯百嶂。雜花流水。盡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有一道士。貌亦奇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答之良厚。邀上主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羣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牢醴之屬。又非人間所見也。鸞鶴舞庭除。笙簫振林木。至夕乃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於上。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

山者也。羣臣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也。

按稽錄

慶歷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薦其友人於鼎臣。求為聞達於朝。鼎臣即繳書具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敘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雖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祝私事。恐爾家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王嗣宗守邠土。邠舊有狐王廟。相傳能為人禍福。歲時享祀祈禱。不敢少怠。至不敢道。故嗣宗至郡。集諸邑獵戶。得百餘人。以甲兵圍廟。薰灌其穴。殺百餘狐。或云有大白狐從火中逸去。其妖遂息。後人復為立廟。則寂無靈矣。嗣宗後率長安處士种放者。朝廷所尊禮。每帥守至。輒面數之。嗣宗不服。以言拒之。放責數嗣宗。聲色俱厲。嗣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真宗有勅書。令放有章奏。即附驛。欲詣闕。即乘驛放。遂乘驛訴於上前。上特於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之。後嗣宗去郡。有人贈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減。渭北妖狐窟穴空。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勿為碑誌。但石刻此詩。置于墓旁。吾其榮矣。

偽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有紫紋隸書太平兩字。時以為佳瑞。有識

者云。不應此時。須成都破後。方見太平。爾自王師平蜀。頻施曠蕩之恩。仍有太平興

國之號。

茅亭客話

大中祥符六年。絳州彰明縣崇仙觀。柏柱上有木文。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
鳥。纖縷悉備。知州比部員外郎劉宗言。遂繪事奏聞。奉旨令津置赴闕。送玉清昭應
宮。今川民皆圖畫供養之。

茅亭客話

成都漆工艾延祚。甲午歲為賊所驅於郡治。令造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輦聲。及南
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窘甚。緣上大樹。匿穠葉間。見天兵往來。搜捕殺戮狼籍。
至夜。遂下樹。卧積屍中。及中宵。聞數十人傳呼聲。頗類將吏。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
見其形。但聞按籍點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惟不呼延祚。乃知聖朝伐叛討逆。悉奉
行天誅也。

茅亭客話

南唐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中。有詩曰。由來
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殆
盡。謂之洗城。

江表志

人傳溫公西江月詞。流播已久。今又得一首名錦堂春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

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煙霞。蝶尚不知春去。漫繞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零官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裡。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算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劉貢父為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衛相鄰。時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盃。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幙謂之云。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冰耳。

慶歷中。郎官呂覺者。勤公事。因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上曰。待別差遣。與卿換。朕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入人罪耳。貽謀錄

神考嘗問荆公。卿曾看歐陽修五代史否。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是豈五代時事事可歎者乎。

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壞。道山清話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齋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仙。道山清話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

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也

歸田錄

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

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

歸田錄

神廟一日行後苑見牧豨猪者問何所用牧者曰自太祖來常令畜之自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累朝不敢易亦不知何用神廟沉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月餘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方悟祖宗遠畧夜話司馬溫公墜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碑下而死

東坡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英宗朝判鳳翔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耶宰相猶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議新法不合補外李定之徒媒孽其詩文有訕上語下詔獄欲寘之死上獨庇之得出方在獄時宰相舉軾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螭龍知此不臣也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推求時相語塞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才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頗似李白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

學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沮之。一日忽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茲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因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召為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後熙豐諸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京下用事。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迹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寶錄宮。醺筵。其主醺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也。上歎訝久之。問曰。奎宿何神為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事不可知。為此宿者。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從風而靡。

道君皇帝大觀二年。戊子秋八月。以易數一一口又又一。乃御製易運碑。刻之延福

殿東壁。其略曰。始建元基。

高宗御字德基

紹興德壽。

謂紹興年德壽宮

承太乙循環。盡在陽九之數。

高宗聖壽八十一歲

祖傳甲庚吉。

太祖子孫再傳

建炎炎共盛之勢。

建炎年號

奈何五行逆順。天地之數非

由人致。朕嘗聞易。孰善本基。庚子辛丑禍起東南。

謂方臘

肇動干戈。元衡立劫。壬寅癸

卯。

宣和間天下大亂

亦云哀哉。甲辰乙巳。

與金虜夾攻燕山

丙午丁未。

金虜入寇二帝北狩

內有丙火。天下生

靈塗炭至半。

是時天下大亂

江表之虞。駕幸莫知何辜。戊申己酉。

高宗初立

時正災劫。

金虜渡江苗劉內變

庚戌辛亥偏重勢

高宗航海劉子葵

壬子癸丑後成改建

紹興元年

甲寅乙卯立應豐稷

是年

大丙辰丁巳朕已何在

徽宗以紹興五年崩

祖宗復有中興之後

是年孝宗以建國公進封善安郡王復紹太祖之後云

云其後事皆歷驗信乎聖哲先知之明因往推來在天數者果不可遁與

坦齋筆衡

初陳橋兵變太祖整軍從仁和門入建炎南渡御蹕過杭聞縣名曰仁和上甚喜曰

此京師門名也遂有定都之意

道教之方盛也一時詔命章表皆指佛為金狄焉試舉其略政和元年四月詔曰朕每澄神默受帝命訂正訛俗閔中華被金狄之教盛行而至真之道未正宣和三年十一月詔曰噫金狄胡風陰邪之氣源流派分使信者以寂滅為樂豈非陰氣襲而陽魄散邪林靈素凡四五表皆以金狄為語如賀神霄降云蠢金狄之成羣干丹霄之正法如謝駕幸寶籙院聽講大洞經云幸際玉霄之主是膺金狄之風又云金狄至而華風變又云期銷金狄之魔而宣和元年道德院方奏金芝生車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鸞堂置酒時蔡京有詩徽宗即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邦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為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其後女真起海上滅遼陷中原以金為國號識金狄之禍而金帝之來不待春風蓋虜以靖康元年冬犯京師以閏十一月二

十五日城陷時太史預借春出土牛以迎新歲竟無補於事則徽宗賜和之句甚符其識可勝歎哉

坦齋筆衡

監左帑龍舒張宣義嘗言有親戚宦遊西蜀路經襄漢晚投一店行戶外忽見旁左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為鬼也主人云尊官不須驚此人也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癧病勢蔓行一旦頭忽墜脫家人以為不可救而竟不死自此每有所需則以手指畫但日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又云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妊後誕一子如常人而首極細軀幹甚偉首僅如拳眉目皆如刻畫則知胞胎所係父母相為感應

行都紀事

嘉興精嚴寺大利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無子者祈禱于此獨寢一宵即有子殿門令其家人自封鎖蓋僧於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頂而出夜與婦人合婦人驚問則云我是佛州人之婦多陷其術次日不敢言有仕族妻亦往求嗣中夜僧忽造前既不能免即嚙其鼻僧去翌日其家遣人遍於寺中物色見一僧卧病以被韜面揭而視之鼻果有傷掩捕聞官時韓彥古子師為郡將流其僧廢其寺

行都紀事

豐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登青樓偶見小倡疑故人女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女羞

澁良久乃入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某所以留者以坐間不敢問也且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豐與京尹有契明日以白尹且云某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誼即取入府厚匿具擇良士嫁焉尹即王宣子佐也稗史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鄰價成作詩曰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鄉人嘉其誼稗史

有夫出外而妻獨居者忽夜半見一道人從空而下逼與為淫婦入室取刀為誓曰汝若逼我有死而已相持至曉乃一喫菜事魔人也信哉邪之不可干正也如此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剗空其腹實蛙於中黎明持入城為門卒所捕械至於庭公心恠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有知者否曰唯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以收捕意欲陷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公窮究其罪遂寘妻并姦夫於法

初隆祐太后升遐朝廷欲建山陵大臣謂諸帝陵寢今在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宜以攢宮為名遂卜吉於會稽民間冢墓附近者往往他徙高宗思陵興役之際

孝宗密勅。無輒壞民墓。其愛物之心。一至於此。文王澤及枯骨。未足多也。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宿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聞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麤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遂者。皆是。蓋清樂天所靳惜。百倍於功名爵祿也。漫志

歐公甥女適夫張氏。夫死。攜孤女歸父家。嫁公族子晟。晟之官至宿州。赴郡宴。歸而失其舟。至京師捕得之。開封府勦乃梢人與晟妻通。妻知而欲答之。反為妾所誘。併與梢人通。府尹承當路風旨。令張氏引公以自解。獄奏。仁宗大駭。遣中使王昭明監勦。而張氏反異。公遂得明白。猶坐以張氏匿具買田作歐陽戶名。出知滁州。

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驗傷。翊日引驗了無癰痕。宰恠而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以熟麻油酒卧之。火燒地上。覺而疼腫盡消。又有

中創血如箭出。醫者以炒原

蠶蛾末傅之立愈。又云前方亦治跌撲。後方大治金瘡。續錄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者。多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上殿。孝宗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

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嘉。遂詔改官密院編修。

坦齋筆衡

紹興中。金人遣其祕書監劉陶來聘。因問岳飛以何罪而死。館伴者無以對。但曰意欲謀叛。為部將所告以抵誅。陶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飛。所至紀律甚嚴。秋毫無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如飛者。其亦江南之范增乎。館伴者默不能對。秦檜聞之。約束勿奏。俄以不職貶其人。

坦齋筆衡

行都崇新門外鹿花寺。乃殿帥楊存中郡王特建。以處北地流寓僧。一歲元宵。側近營婦連夜入寺觀燈。有殿司將官妻同一女往觀。乃為數僧引入房中。置酒盛饌。逼令其醉。遂留宿於幽室。遽殺母而留女。女不敢哀。及半年。三僧盡出。其房窗外乃是野地。女因窺窗見一卒在地打草。呼近窗下。備語前事。可急往某寨某將家報知。速來取我。卒如言往報。將官即告楊帥。帥令人告報本寺。云來日郡王自齋。合寺僧行人力。盡縛之。又令百餘卒破其寺。果得此女。見父號慟。遂綁三人主首。送所屬依法施行。而毀其寺。遂

去諸髡。

葦杭紀談

行營雜錄終

齊東野語自序

余世為齊人居歷山下或居華不注之陽五世祖同州府君而上種學績文代有聞人曾大父扈蹕南來受高皇帝特知通歷三院徑躋中司泰禧之間大父從屬車外大父掌帝制朝野之故耳聞目接歲編日紀可信不誣我先君博極羣書習聞臺閣舊事每對客語音吐洪暢纚纚不得休坐人傾聳敬嘆知為故家文獻也余齠侍膝下竊剽緒餘已有敘次意嘗疑某事與世俗之言殊某事與國史之論異他日過庭質之先子出曾大父大父手澤數十大帙示之曰某事然也又出外大父目錄及諸老雜書示之曰某事與若祖所記同然也其世俗之言殊傳謫也國史之論異私意也小子識之又曰定哀多微詞有所辟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愛憎一良論議乃公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而吾家乘不可刪也小子識之游遭多故遺編鉅帙悉皆散亡老病日至忽忽漫不省憶為大恨閒居追念得一二於十百懼復墜逸為先人羞迺參之史傳諸書博以近聞脞說務求事之實不計言之野也異時展余卷者喙曰野哉言乎子真齊人也余對曰客知言哉余故齊欲不齊不可雖然余何言哉何言亦言也無所言也無所不言焉乎言客大笑吾因以名其書歷山周密公謹父

書

齊東野語卷一

宋 弁陽老人周密著

昇陵天縱睿聖。英武果斷。古今之所鮮儼。聖政彰彰者。備載金匱玉牒之書。嘗得以竊窺之矣。其或一時史臣有所避忌。采訪遺落。失於紀載者。不一而足。茲以先世見聞。及當時諸公之所記錄數事。謹書於此。庶乎美盛德之形容。備良史之采錄云。

帝嘗禁諸司官。非時會合。以其族談不脩職業故也。享安國為郎官。一日有薦術士至。郎中同省因會集言命。翼日御批問故。同省窘甚。咸欲飾辭自解。安國獨曰。以實告其過小。為欺其罪大。因援魯肅簡市飲故事。引咎以聞。同省從之。既而事寢不行。越三日。李遂除吏部侍郎。李處全嘗論匠監韓玉。玉乃廟堂客也。凡三疏。而玉亦以處全請託私書為言。上既重違臺論。且以忌器。遂令玉補外。既而與祠。而玉留北闕。作書投匭。訴匠簿張潛。潛已密院。不敢納。遂潛入闕。伏闕投之。上就書批云。韓玉曾任卿監。理當靖共。乃敢伏闕。妄有陳訴。鼓惑眾聽。漸不可長。可送潭州居住。女真使烏林答天錫到闕。要上降榻。問金王起居。贈軍酒官。丁